

满川田纪事

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

汪冬莲
著

满川田纪事

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

汪冬莲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川田纪事：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 / 汪冬莲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300-22828-0

I. ①满… II. ①汪… III. ①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歙县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6666 号

满川田纪事

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

汪冬莲 著

Manchuantian Ji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8.87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3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最后的农民(代序)

自从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并有余力回眸曾经的生活场景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农村、农业问题的思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过程的观察。

20 世纪后 20 年至 21 世纪前 20 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 40 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 5 000 年。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一场自发的由乡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过程，缓慢但稳定。80 后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后，以其特有的时代特征，加快推进了这一进程。2013 年开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政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大大加快。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放活耕地经营权，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等农地流转政策，人们在撬动着乡村这块沉睡多年的海量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农耕社会变化的步伐，乡村建设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

我决定选取我的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 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作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在书中，我将细细描绘40年来乡村农耕方式的变化，婚姻市场的渐变，交通状况的改善，传宗接代观念的瓦解，基础教育的撤并之痛，皖南民居的零落，亲属称呼的流变，传统风俗的遗失；描述泥腿子上岸后，如何充分挖掘山村的土特产潜力以实现经济的自我救赎，进城农民工有融入的喜悦也有受伤甚至丧命的悲痛；以及城镇化和市场化浪潮下，当今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景象：无心向农的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粗放式管理，大量山地遭到弃耕，村庄在萎缩，赌博成为乡村最有生命力的娱乐方式，化肥农药成了农民的亲密伙伴。

我在书的最后指出，历史已经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了使命的前沿，我们必须传承农耕文明的遗产，又必须超越前30年农业生产在品质上和投入上的倒退和亏欠……以社区为支撑的生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生产模式（简称CSA模式），是拯救化学农业即当下中国的主流农业的唯一出路。

本书解剖的虽是满川田这只小麻雀，实则想挖掘出当今中西部农村典型的生产生活形态，从描摹我国著名的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文化（其他两项为敦煌文化和藏文化）所在地古徽州乡村社会近40年来的变革与遗失、突围与困窘、承继与湮灭出发，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留下记录与思考，留下一份内陆乡村的历史档案，展现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村庄史记录以及由此发散的对三农问题的人文思索。

目 录

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001
左手物质，右手精神	006
1. 这里的黄山毛峰不一般	006
2. 山沟里游动着节庆“鱼”	018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033
1. 裂变中的农民工	033
2. 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038
3. 今日农民：或固守，或突围	044
进城走了十八年	048
1. 90年代的“凤凰男”	049
2. 最近的“跳农门”之路：初中中专	051
3. 读书，让她们进了城，翻了身	055
4. 乡村知识分子的逆袭	057
5. 曾经的“学霸”	061
6.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066
7. 读书人的反哺	070
8. 可怕的分彖	072
出门打工 VS. 在家做光棍	079
1. 壮劳力户的落魄人生	083
2. 打工浪潮下的光棍三兄弟	087

3. 生女比生男好	090
4. 靠打工逃脱光棍命运的多子户	096
5. “老婆本”没攒成，一辈子却毁了	101
6. 进城易，嫁人不易	104
最后的农民：那些坚守土地的人们	109
1. 家园的守望者	109
2. 乡村医生的代际传承	112
3. 退休职工的幸福晚年	117
4. 代课教师的一家	121
5. 三代同堂的领养家庭	128
6. 老支书的一生	134
7. 奶奶嫁进山，孙子奔进城	137
8. 精明女人好当家	140
9. 超生人家	142
10. 洪家小店	145
11. 去打工还是当农民？	148
12. 老校长的黄昏恋	151
13. 那些早慧的花儿	154
无人值守的房子	157
1. 曾经人声鼎沸，如今空无一人	157
2. 末代徽商的后人	160
3. 一个家庭的上山进城之路	164
4. 从无房可住到无人居住	169
5. 两代人的“房”事	175
6. 曾经的大家庭	177
7. 山寨人家	180

回归的农业，迷惘的事业	190
1. 留守乡间，却无心向农	190
2. 山林回归，村庄萎缩	197
3. 萎靡的农人，堕落地享乐	201
4. 农药：是“灵丹妙药”还是毒瘤？	209
5. 沦丧的农业，无良的加工	228
6. 生态农业：打破化学农业的怪圈迷局	233
传承与超越，一代人的使命	244
1. 迷失的家园，引起了“出走者”的关注	244
2. 回不去的故乡，记得住的“乡愁”	249
3. 风俗的传承与遗失：时代前进的一体两面	251
4. 城乡一体化发展：复兴之路上绕不过去的环节	267

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我的家乡满川田村在黄山脚下，位于古徽州府府衙所在地歙县东部，四面环山，属黄山余脉的一部分。徽州作为行政区划源于北宋，绝大多数语境下指的是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稳定管辖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休宁六县的徽州地区。这一长期统辖固有六县的行政区划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共计存在了近780年。1987年，徽州地区被撤销，成立地级市黄山市。歙县成为黄山市下辖的三区四县之一，四县为歙县、黟县、祁门、休宁，三区为黄山市所在地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绩溪县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被划归安徽省宣城地

● 云雾中的黄山余脉山中村，有几分人间仙境之感。（摄影 凌云龙）



区，婺源县则早在 1949 年刚解放的时候即被划归江西省，但在民间，为保持文化的整体性和承继性，恢复“徽州”这一区划名称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

从歙县县城进到满川田，经过 30 多华里相对平坦的公路后，汽车需在群山中绕行一段路，最后围绕一座山头的“之”字形路线盘旋而上，像不断盘旋上升的飞机。很少在山区坐车的人，坐在行驶在这样山路的车里，会产生眩晕感。升到山的颈部，道路平缓了下来，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满川田原来所属乡政府所在地大运里村的地盘。大运里原来是乡级建制，在 2004 年的乡镇撤并大潮中，大运里失去一级政府建制，和满川田一样，成为一个行政村。两个山里面最大的村庄，曾经长期存在着“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结，就像麦当劳和肯德基那样，既互相竞争又非得扎堆在一起。两村互相比较劲到最激烈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某段时间，甚至僵持到了大运里村的村民不让满川田村的村民过路，逼得满川田村在村背后的山岭上另辟“新路”，绕过大运里村出山。世易时移，虽然这条新辟小径现在没人走了，但一提“新路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地方，它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名词了。这样的村际龃龉，也算为那些年那些正值青壮年而又被困在土地上的人，为那单调而贫瘠的山野生活增添一丝兴味。如今，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各村早已没了斗气的心性，就像历尽沧桑的

老人，大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超然。

满川田村依山傍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将古老的村庄分为两个部分。据族谱记载，村庄已有800多年历史，主姓汪，次姓叶、程。村名满川



● 满川田村水口，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人民公社时代的宣传标语还在墙上斑驳显现。（摄影汪胜）

田，也许是秉承了“缺什么叫什么”的取名原则，就像那些名叫“富贵”、“大有”的孩子往往是最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满川田其实没有田，仅有的20来亩稻田集中于村尾的庙旁。人民公社时代种植水稻，分田到户后改成旱地变成茶园，现在全村已经找不出一亩水田了。这个开门见山的小山村被称作满川田村，体现了先人们强烈而善良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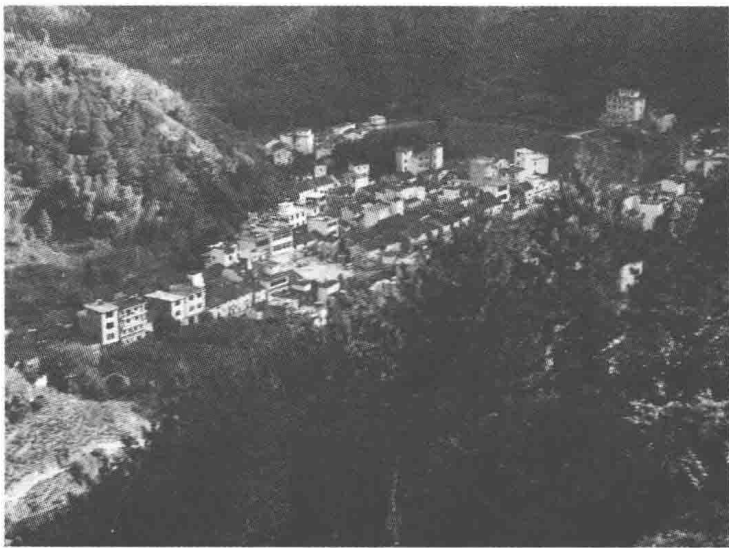
整个村庄共有12个村民小组（人民公社时期叫生产队，至今老人们仍习惯称队，为叙述方便，下文提到村民小组时有时仍以队称之），一半在村内，一半坐落于村子周边方圆十几里山寨上。全村鼎盛时期有2000多口人，2005年底人口统计结果为1890人。

满川田的革命历史值得一提。革命战争时期满川田曾是新四军皖南游击队的根据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军团第十九师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三团在满川田西山降与国民党补一旅遭遇，血战一天，22名红军指战员死亡，史称“西山降血战”。1947年10月，中共皖南地委迁到满川田，临时建立了中共黄东委（这一带地处黄山东部）。1948年5月初，中共黄东工委在满川田正式成立。传说新中国成立后上级有意把乡一级的人民政府设在满川田，当时的村干部觉得政府设在村里会占用宝贵的平整耕地，拒绝了提议。这在总部经济已经成为专门学问的现代人看来，难以想象。所谓小农意识，大抵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分量。

与一些大的村镇比，处于山窝中的满川田村实在小而偏。就是这个偏僻的山区村庄，在黄山的三区四县甚至整个安徽省，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上海及华东一些城市，

● 满川田村坐落在黄山余脉的小山窝里。从周边山岭上，可以鸟瞰整个村庄。（摄影 汪冬莲）



以“满川田”为品牌名称的茶叶，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该品牌连续十几年在上海占据茶叶销量第一的位置，多年名列全国茶叶百强名单，销量最好的时候排到了二十几位。也许这个成绩不如西湖龙井取得的成绩辉煌，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最近十几年才冒出来的品牌，依托的又是可以称得上是穷乡僻壤的皖南山区一个山窝子里的小村庄，能够有这样的品牌美誉度和销售业绩，还是令人大为惊讶的。除了茶叶，为满川田赢得在外名声的，还有一大宝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嬉鱼”。这一极具乡间特色的民俗风情，在全国一小部分人当中广为传播，时不时还会在中央电视台各频道露个脸，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乡村记忆。

左手物质，右手精神

1. 这里的黄山毛峰不一般

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将之发展成为我国灿烂独特的茶文化，并逐步传播到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时至今日，中国茶业的发展却不容乐观。2008年一篇《中国七万茶厂不敌一个立顿》的文章，更是给了中国传统茶叶生产厂商一记惊雷。中国茶人在反思的同时，也在寻找中国茶叶的发展之路。这当中，就有满川田人的努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出一方茶。黄山的秀美瑰丽自不待言，大大小小的新安江支流，润泽了黄山，滋养了土地。生活在黄山脚下的人们，得山水之养育，物美人丰，种植出了清香四溢、入口生津的黄山绿茶。小时候，也许把这清澈的绿茶视作平常之

物，然而当我走南闯北 20 年，遍尝东南西北各省出产的茶叶后，不由得感叹：黄山的茶叶不是最有名的，价格更不是最贵的，但它却是最有“茶香”，最具“茶味”的。这绝不是偏私之言。爱茶人士可以买那种最普通、最家常的三四十元一斤的黄山炒青尝尝，就知道笔者所言非虚。

黄山市下辖的三区四县，以古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而形成传统茶叶系列，名闻中外，出产最多、品质最佳的当属歙县。歙县有 1 200 多年的产茶史，这方面的记载最早出自《茶经》作者陆羽生活的唐代。敦煌遗书《茶酒论》谓之“浮梁歙州，万国来求”，其影响之广可见一斑。黄山白茶、雪岭青（毛峰源祖）在宋代即为贡茶。黄山毛峰、顶谷大方、黄山绿牡丹、黄山银钩，于 1986 年起被外交部选为国家礼品茶。县域范围内有这么多名茶品种被选作贡茶或国礼茶的，全国仅此一家，因此歙县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国礼茶之乡”。2010 年，因所产国家礼品茶以及黄山白茶、黄山贡菊多次在国内外获金奖，歙县被中国茶业学会授予“中国名茶之乡”称号。

作为中国茶叶主产区之一和安徽省第一产茶县，歙县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直是茶叶，全县茶园总面积近 26.7 万亩，居安徽省首位。2008 年，歙县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县”。2011 年，全县茶叶产量 8 600 吨，初级品总产值 5.1 亿

元，列安徽省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生态绿茶生产加工基地。

当地农民在繁忙的劳作之余，常常牛饮茶缸里的茶水。不要惊讶于农民的粗俗，暴殄天物，不似城里人那样一小口一小口慢悠悠地品味。实在是这浸泡了一上午的茶水，喝起来感觉太过瘾。如果茶水新续冒着热气，唇未碰人已醉，沁人心脾的茶香先入鼻，喝一口，先有一丝清苦，再又转为甘甜，所谓“回甘”，便是如此。再续一杯，茶味便淡了下来，如菊如风。杯中的每一片茶叶，在开水的冲泡下载沉载浮，状如人生。道家的哲学境界，视人生如茶，把人一生的艰辛经历浓缩于一壶茶水中：头道水、二道茶、三道茶水最精华、四道清甜韵味暇。少年期的涉世茫然恰如刚沏泡的头道茶水，浑浊不清，泡茶人当摒弃茶沫，冲洗茶具，才能让后续的茶水清澈见底，清爽有神！青壮年时期好比二道茶，因为二道茶才开始饮用，且二道茶水含茶碱和茶多酚最多，同时还夹有或多或少的其他杂味，所以喝起来带有较浓的青涩苦味，形容人生青壮年时期的艰辛打拼。第三道茶水，才是真正的茶叶好坏的真实体现，这道茶水最醇、最甘甜、最有韵味，用这道茶来形容人生中年后的成果收获期最为恰当。茶叶冲泡到第四道时，茶水清淡韵味，会让人回味留恋前一道的神韵清爽，用第四道的茶水形容人生步入老年时期的生活清淡、

乏味，十分恰当。

如果你到歙县甚至整个黄山市，向人打听歙县哪儿的茶叶最好，当地人一定会告诉你，歙县大运里里面的茶叶最好。大运里，在歙县里东乡，距满川田一公里远，行政区划是指大运里乡。2004年全国统一撤区并乡之前，大运里乡管辖满川田、大运里等附近山区方圆十几二十里范围内的村落，以大运里村、满川田村这两个村庄为主，满川田村的人口规模稍大于大运里村。由于乡政府曾设置在大运里村，现在山外面的人统一把这块区域称作大运里。这个所辖不过几千人口的曾经的山区乡，坐落在黄山余脉的深山远谷之中，大片茶园生长在莽莽的山林边缘，从山脚底下沿着山谷里的小河和小溪涧沿岸分布。这片顺山而上延伸到黄山支脉的深山茶园，产出的是被称为“高山茶”的有机茶叶。甜甜的山泉水，滋润了山中茶树，长出的茶芽有着飘香生津的品质。

原大运里乡所属的这些茶园，虽然得山泉之润泽，山林之庇护，品质香甜，奈何“养在深闺人未识”，加之淳朴的山民不知道包装、卖相为何物，硬是将如此优质的茶叶用最简单的工艺制作成炒青，以一两角钱一只的价格买来最粗陋的茶叶包装袋，包装成了大路货，以很低的价格出售。披着麻布袋嫁闺女，又怎能指望嫁得金龟婿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炒青六七元一斤，是当地茶叶的